小倦遊閣集

小倦游閣集卷第十四

正集十四

文十

清故中憲大夫山東東昌府知府原品致仕前兗沂曹濟兵備道軍功加一級熊君行狀

曾祖某　皇永康州學生員貤贈中憲大夫直隸大順廣兵備道

祖光遠　皇雍正乙卯鄉試副榜貢生贈中憲大夫直隸大順廣兵備道

父恩紱　皇直隸大順廣兵備道　特贈太僕寺卿

廣西太平府永康州東城第一圖熊方受年六十四狀

君字介茲號夢庵其先世隸四川巴縣君之高祖遷永康爲永康人三傳至太僕以進士起家兵備大名被逆賊陷文經之難陽湖毛燧傳爲碑銘論其功甚辨晰太僕舉三子君爲家嗣好學夙成下筆詡詡有生氣乾隆庚子領鄉薦庚戌成進士癸丑授檢討在詞館八年改刑部主事君少侍太僕宦游歷府道署十餘年更吏事超至刑部郎磑磑特議嘗詣于堂曰用法宜核情罪不當揣

上意爲高下蓋使吏胥以是不能得題缺討俸選禮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題升郎中提調嘉慶辛未科會試擢江西

道監察御史不數月

閩授山東兗沂曹濟兼黃河兵備道故事道員于士民赴訴者催提則爲屬吏所不快率皆違例轉詳至批答詳稟率無所可否君一概絕去衡以事理訴詞始有獲伸者嘉慶十八年九月防河在工次聞曹縣之變未知虛實即募士夫勇敢者二百名星馳赴難聲稱率外兵五千人賊望風棄城分逃至縣境之扈家集李家庄范水坑蔡家大小樓各處屯集君以故得入城繕守具督兵勇搜勦先後敗賊目李克讓蔡五倫首承貴蔡五言李克順李名揚之衆惟克讓得逸餘悉就

擒事聞奉

溫旨拜花翎之
賜仍議敘軍功加一級十九年調赴睢工督挑引河同官以
畢約太甚忤使者并劾君奪職既竣事降一等開復二十年
補東昌府知府山東自乾隆六十年
恩赦民欠之後至嘉慶八年清查州縣積虧至百二十萬巡
撫承宣以爲憂乃議視缺肥瘠歲提節省銀三十二萬兩歸司
庫通力合作以六年彌補虧項其餘以津貼買補倉穀不數
者奏奉
俞允既積數至百萬而上游不循成案非有力莫能邀撥補
其暫署承宣者至有視事一二月而動撥數十萬州縣恣其

不公繳解益憊至十四年彌補期滿而虧數反增至三百餘萬遂減節省之數爲歲十八萬兩具奏展限三年及十八年限又届滿而虧數又增至五百餘萬時值曹滑軍需肆爲濫冒十九年

上命大學士駐東督查分別准駁計實虧總數六百餘萬而某人某任虧若干則奏交巡撫核實恭辦二十年巡撫念虧數重大一出員名恐成大獄先將虧數較輕之四府三十餘員名開單恭奏得

旨甚嚴切而事不能已乃議提各羨彌補授意六府二州先造册短報虧數以結前案各羨者山東州縣一歲所需取給

於漕餘之強名也其致規於本管也頗學各府州領戀覲望
莫能實舉其議者東昌所轄十州縣皆有漕君先事即細核
虧虧實數卻所致規立程式除辦公必需之外盡提羨數以
補舊缺及二十二年八府州冊齊各員虧數皆不致于重辟
然惟東昌之冊得其實二十三年冬
恩旨赦免民欠查辦半載不能得要領承宣爲虧吏所愚遂
照報部奏銷冊數將三次清查奏明之官虧扣入民欠以八
百餘萬具詳巡撫據以入奏
上察其朦混值巡撫身故遂除承宣名爲民而
命提刑會同新任承宣確查剔除由新任巡撫核奏計剔除

已入淸查舊虧之外又積新虧七十餘萬巡撫念新虧之法至嚴議以墊支墊解作抵有候補府者家世于巡撫爲恩門擬署濟南府即而續吏提刑又其所能左右之者乃相倚以傾承宣濟南遂自定册式札致十一府州照式造送稟呈巡撫君以關涉錢粮文案例皆由承宣核准呈巡撫以達大部從無首府稟呈之事不照行觸怒而巡撫以君爲詞館前輩君巡撫恇懼亦續奏君迂緩不任事以原品致仕道光紀年君挈眷来揚州爲樂儀山長僑寓虹橋之西園既蕭然無裝又老病兼至而戚友習受饮助者不能相諒脩脯所入僅汔歲遲疑未發濟南不及待遂于二十五年春初嗾學政劾

以供任邮薪米之需每于歲杪輟講出游以取給道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赴杭州五年正月七日返棹至嘉興卒于舟次公子梿函間匍伏奔移于揚州寓前僧院以圖歸櫬娶桂林陳氏曾祖謚文恭乾隆中爲大學士稱名臣父蘭生湖北荆宜施兵備道生女子子二長孟嫻工詩而天次瀾華適陳聚昌道光辛酉科舉人充景山官教習荆宜君之孫也君既除陳恭人服以長洲韓氏爲繼室生子一貴齡娶江都汪氏君通達治體其所欲舉事多切究有本末既已傷于哀樂衰羸善病氣怯未能稱其志常信筆爲詩文不起稿應人求不自珍惜散失甚夥胠其篋

名偶園草者尚有若干卷皆跌宕可觀采偶園者君在都所居得孫退谷宅一角之舊名也貴齡侍君宦游年幼未能詳君之行業余以嘉慶七年識君於鎮江後在蘇州在都下交益善君任兗沂任東昌皆曾一過其署而山東復查民欠特余賓客承宣署司其事備知始末故掇其生平以告有道德能文章而與君交善者徵信以託不朽焉道光五年春二月三日包世臣謹狀

祭周石芳先生文

道光五年三月日門下士包世臣謹以清酌伺于京口酹户部侍郎江蘇學政座主湘潭周先生之靈而言曰嗚呼先生之視學江介也當蹶後復起是宜盡職而守懲前以獲咎之以勇于赴義也而迺心乎恤民不惜越俎以重拂守土者之意卒使災民小息而陽侯之虐不得重肆故途人歌之曰諱災之吏壽以康謀求民瘼禁我已可以爲之仰首閶天而低首流涕者矣久已天下之相習以不任事也以全其生以保其富貴先生見義必爲不渝終始謂非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者乎世臣居不避負下學不從枉己争名者之所共推當路

者之所深忮而先生則擢既敗之卷而進之門墻又錄舊著之書而藏之篋笥夫豈有門户之見存其胸臆耶深知士君子所有事者在任重而尚志而大臣之責則在樂育人才為天下儲不虞之備也世臣年已五十精力衰耗其何能起行所言以白先生責士之效於斯世乎陸氏泩沆無可言者而先生竟逝矣誰其嗣之至可悼痛非徒為患孚知我洒西州之淚也嗚呼哀哉尚饗

讀大雲山房文集

右初集二集共八冊故友陽湖惲敬子居之所作也子居文精察廣悍如其為人其紀畸人逸士以微知著常數語盡生平持論有本末言氣化言仙釋皆率臆而談洞達真契推勘物情不事谿刻而終莫能遁近世言文未有能先子居者也然敘述懶仕富子則支離拖沓有所諍議必揶揄顯要即詣訕守土長吏率多辭罪于下是其不能無蔽也子居性不欲有所後于人而義昧蓋闕故于古先賢哲所不言與言而不敢盡者則莫不言之又不耐受譏彈流輩固無以加于居震讋氣矜罕能以所欲言進及進而得盡者子居之文必傳于

後世然其必以是数者致累而無疑也然古文自南宋以来皆為時文之法繁蕪無骨勢茅坤歸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氏之自謂真古矣乃與時文彌近子居當歸方邪許之特矯然有以自植固豪傑之士哉其所集目録述古人淵源所自當已然與人論文書十数首仍歸方之膚説將毋所與接者庸凡不足發其深言耶抑能行者固未心能言也子將訪哲弟敷子寛於海寧子寛心成之士能言其兄文所至者者也故書以訊之

書昌黎集後

道光乙酉仲冬既望覓食渡江踸踔舟中不自賴境荒市得昌黎集首尾微有漫漶晝夜誦之察其筆勢生動矯異與弱冠以前所見大殊既卒業因書其後曰退之讀鶡冠子至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而悲之退之識淮西事得情勢庶幾一壺之用矣然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袁紹敗於官渡曰無顏復見田豐殺之而後入是故用其言而有功則懼人之居其長也不用其言而致敗則又懼人之形其短也烏在其以失船而貴一壺哉以予所聞近世事惟故桐阿文成公持節諸青龍岡工副將李榮吉

以為進占得占大功所深忌宜緩之得實而後進以防陡變文成斥其挑釁急趣之說合龍文武皆賀惟榮吉不至召之則于堦上再拜使者曰為榮吉謝公相塤實未穩固榮吉不敢以賀公相故離工致疎虞督土料進壓閱兩日竟不穿文成中夜聞塤蟄馳至榮吉已掛纜落水文成令曰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吏賞千金未幾舁榮吉至文成舁藻親去其濕衣以上賜黑狐端罩覆之良久乃甦文成遂自劾而薦榮吉震无咎者存乎悔蔚為宗臣豈不宜哉退之又云命與仇謀亦文家形容非事實果退而謀命于仇也則不為韓退之言也已

劉烈女傳

劉烈女者寶應劉準之女也生數歲準以字同邑應銓未幾準妻物故而準當往山東烈女無可依遂歸應氏為童養媳稍長給井臼浣澣役如成人銓之父母咸宜之迨吉而銓病醫禱轉篤烈女飲以臂肉竟不起縗絰三年至嘉慶庚午服既除銓父遺準書曰吾夫婦老無他息倚君女如子然不忍其以失恃也準達書聽主婚議烈女聞之遂中夜縫綴衣裙啟門而溺於河閭黨哀嘆同里栢暢葵以聞鄉大夫士請於有司歲甲戌得

旌門而配食於邑之朔歲烈婦祠其以狀乞傳者烈女之

族兄優貢生實楠實楠好學有文采樂道人善余雅所愛重爰次其傳而論之曰烈女可謂忠乎禮之於禮而動也中者矣近世尚為苟難以嫁殤為貞女殉殤為烈女而周公之禁孔子之教不足以奪流俗師心之說致良家淑媛於非命者数矣考烈女之行其得謂之殉殤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故成禮曰夫婦備禮未成則曰兄弟童養於禮無可準然呼為養媳則婦名成矣禮有吉日而婿之父母死則女家使人弔婿家葬而致命親迎女在塗則改服以趨喪明在塗則女道已終而婦道伊始也有吉日而婿死女斬而弔葬而除以其無三年之恩也烈女長於婿家以在塗累之為終重服宜矣

禮不貳斬閈變而殉之不亦可乎然則何以女之也律子未待命而與養媳同處者依違犯教令以烈女之不鏤而雕動止合度其不以情欲之故陷壻於不義亦明矣若烈女者信乎其已乎禮之於禮而動也中者也

跋李紱書齋蘇勒覆奏淮揚運河劄子後

穆堂先生以淮揚運河淤墊隄與城平議開新河於運河之西以挑河之土別築西隄則東西有隄兩道河身淤實如山可保不潰其議確鑿可施行蓋西隄外之湖灘與東隄外民田高低略同比之河身低且丈數然以行之今日則工游宜展至清江迤上之五孔閘由護城河抵昭關堪合於邵伯湖以下之瓦窰舖惟新西堤臨湖宜做內外各五收大坦坡加栽茭蘆以護隄身不必再做石工免致年年糜帑黃浦白田舖兩雙閘即留為減水入舊河之路則寶應以下之下河田畝仍可藉其灌溉為費雖鉅為利甚大而可久然亦必先能

治黄使不倒灌其效方見然即有能治黄者運河身窄淤堅非水力所能盡刷仍須大挑而東隄宄險故此策在今日為當行也余往来南河二十餘年所見以謀非己出寢而不用致誤機宜者數矣不謂敵戀賢者乃開其先掩卷三嘆愚見有與李公稍異者逐節注明之後題其後以歸默深默深網羅近世有心世道之文至夥而河事尤所注意得李公此文使余質其是非敢與為深言道光六年四月七日

清故江安督糧道署江寧布政使除名戍伊犁放還漢軍朱

君行狀

曾祖天爵字允修山東兗州知府　誥授光祿大夫

祖倫瀚字涵齋副都統署理侍郎　誥授光祿大夫

父孝純字子穎兩淮都轉鹽運使　誥授朝議大夫

正紅旗漢軍吳以慶佐領下朱爾賡額年六十五行狀

君姓朱氏源出故明代藩中葉僦屬籍居山東歷城為歷城人其世次不可紀君上世名永安者宦遊遼陽遂家其孫以天命中入漢軍隸正紅旗四傳至侍郎以書畫名天下族始望都轉傳家法尤工詩古文辭師事副貢生桐城劉大櫆

才甫得其傳自為諸生時都下老宿皆納交與京堂桐城姚鼐姬傳編修鉛山蔣士銓心餘知府丹徒王文治夢樓尤摯應鄉舉卷出王君房填榜時監臨主試同欲見其名驚嘆曰此即為萬山青到馬蹄前者耶其為時流所重如此君為都轉長子原名友桂字丹崖及充滿章京直樞密高宗雅不欲旗員同漢人名命都轉擇淵文可連姓成語者為改今名以漢譯之為好古字之曰述堂君又別為號曰白泉故天下皆稱朱白泉云君自為兒童時即與仲弟廣東候補道朱爾松頌以穎悟稱都下都轉出令四川歷山東江南君皆隨任才甫姬傳心餘夢樓與才甫之高第弟子歙孝廉

方正吳定殷麟皆至揚州客都轉署君從容質難獻義作為詩文書畫皆取法高得古人之意然非其好也嘗登山臨水弄潮走馬挽強貫微又好奇門六壬風角諸術亦復躭禪悦涉群酒意之所至輒傾倒無餘唯欲多工人揶揄儕輩于顯要無所屈服然能急人之急推解無德色覆家貲至大萬以是為朋友推重而娼嫉亦隱伏焉君既成童以川運餉急都轉為援例得主事弱冠籤分兵部為會部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文成公所器入直　軍機處洎授武選司洊歷本司掌印郎中薦列一等乾隆五十七年

簡放江安督糧道署駐江寧與總督同城時總督蘇凌阿所

用閩人為大學士忠襄伯和珅舊隸頗恣睢用事蘇公以伯相故加意優容群僚屏息君康得實蹟入白蘇公出命緹卒捽而遣之旋從蘇公至安徽太和縣查辦逆匪劉之協時新授安徽巡撫陳用敷自都出經定遠縣聞縣民任枝常茹素遂籍其家得彌勒佛像又得新舊紅帖二事上署出錢人姓名除重見者共得百卅餘人陳公據以為從學彌勒教之根基錢悉捕治逮繫之有

旨飭蘇公會鞫蘇公故倚君時刑部侍郎宋鎔以安徽道署按察司事與君善君與宋公檢核二帖名既有重出不類根基錢簿因康得任枝家有婚嫁事於後籍錄賀錢人姓名故

紅帖若簿記遂平反其獄全活男婦以千計六十年春太和
獄竟遂留安徽署理布政使事是年冬引疾回旗嘉慶紀年
病痊以母氏梁淑人年老有疾請改京職選授戶部郎中時
伯相張甚監奴劉全之女夫號梹榔蔣者倚勢奪民產訟於
現審處同官望見蔣皆踧踖不自安君叱使長跪掌責數十
同官皆失色驚走君獨受其詞以白伯相有西貫利旗租地
讒言者使得與民人通買賣事下戶部堂司皆被惑君獨不
肯下議貫唆以白金二十萬君正色曰旗人倚積本微薄又
不善治生若聽與民人買賣旗地不三年旗產且當盡吾顧
利貫人金使二十四旗十數萬戶盡困飢食寒耶特管部大

學士朱文正公廉得其事嘗爲布有值考察文正以君自告改例不用外面奏君才守堪大受而以告改例不列一等人才可惜奉

優旨授廣東潮州府知府時潮州內洋有逃船六帮鴟張日久又有閩匪朱黃時來窺伺尤強黠君抵任即周歷海壖集村民為練勇並商之本鎮令山東巡撫武隆阿得兵一千沿海碁布嚴斷內奸接濟米水朱黃粮絕改乘小艇逼岸死鬬君率兵勇接仗四次盡挫其鋒朱黃趄捉走台灣六帮聞風膽落并力自保君相機堵剿六帮益蹙君念匪衆雖多然真盜不過什之二三而被脅入夥者居其七八不若闢示生路

散其黨羽必死之心即以劉撫意行之嗣上粵督今任直督那彥成那公以爲善三月之間盗魁黄茂高許雲湘王勝魁楊勝廣黄德東闕兆金等皆授撫計收得巨艇二十七隻盗黨一千四百二十六名大小炮二百四十七位火藥一千百八十一斤器械一千八百九十一事潮郡肅清君遂擇其強幹者三百餘人隸之練勇而罷其餘歸田里時會匪巨魁李崇玉黨衆盤踞惠潮山谷中而自率精銳數千人遊奕海上君因遣就撫新練中之有才辨能道威德者諭之自投來首郡黟亡有潰散來潮乞命者君遣以衆淋人憂去職未能竣其事嘉慶十三年服闋起官雲南曲靖府知府十四年廣東

海盜充斥東路則郭學顯西路則烏石二中路則鄭一爲三大幫鄭一死其妻石氏稱鄭一嫂領其衆鄭一嫂與部目張保私通分十船與保自領別爲小幫而別幫弱小者多附保遂與三大幫爲四而內與鄭一嫂合故中路尤強甚常入內港登岸恣剽掠官兵與遇輒敗殲前後戕軍官至十數

仁宗乃命協辦大學士百文敏公以山東巡撫擢督兩廣當君之守潮也文敏爲廣東巡撫知海事非君不辦請於朝遂授廣東高廉道君既至文敏先期已奏署督糧道留省垣總統剿辦洋匪事務君見海口各炮臺皆築於山頂以期瞭遠然火路高匪船出入臺前砲子或自桅上過不能傷建議留

樓臺爲瞭樓而別建新臺於山麓使火路平水面匪船過者發炮轟其帮匪鋒屢挫又飭並海郡縣嚴斷水米如在潮州時又偵得紅單船並海運鹽而匪船之篙篷纜索寔資接濟請改鹽爲陸運而撤紅單船入內港匪勢漸蹙君乃招前所撫用首民使爲線人下海説郭學顯自崇玉就撫那公倣以翎戴進入都懸首菜市洋匪以爲被誆莫肯投誠學顯素聞君名又見舊受撫者故無恙遂首先從線人歸命君白文敏公稍優待之以勸來者未幾鄭一嫂亦至保勢尤孤帥其帮數萬人抵虎門使線人入報請督臣親至海口得面陳乃敢投仗文敏白文武大吏會議莫敢發聲君獨進對曰危事不

賊張保自知戕官兵至夥罪大惡極非郭學顯比遂降恐為
李崇玉之續叛衆既多現粮無繼若拂其請必上岸死鬬去
省垣才數十里城外居民百萬蠢蠢有毒可為寒心頗請與
署司溫承志中軍副將張紹緒從憲臺盡撤兵衛單舟遂詣
諭以恩威必可集事文敏曰諾即具舟君曰是未可造次今
日請命南海番禺兩知縣偕線人至張保船告以明日憲台
自來受降方足以招威重且使彼籌熟而志堅也翌日昧爽
文敏遂登舟行四十里見保列巨艦百數杉板船數百對排
下椗夾水道如衢巷望見座船賊艦擧炮以迎聲震城中城
中人皆悸慄登堞憑人色至午始逼保坐艦相距二十丈保

請過船君叱其使曰大人來海口受撫張保當登座船泥首乞命速歸報君仍驕肆遲疑則無死所矣逆賊張保查船舷將下杉板而返者三卒從二十人露刃查君白文敏命其從者悉登舟而獨召張保入艙張保自陳罪重難赦願先解散餘衆自留精銳三千人配鉄力大船三十隻杉板六十隻查西路招烏石二不聽則擒之以功自贖君待坐遠問張保曰若須炮位幾何兵械幾何米粮幾何往返若干月日炮械若自擇精好者報明配用米粮則大人賞給君若既歸順便同練勇若擬實合計稟大人候恩諭文敏乃許給米三千石撫慰而遣之田船翌日張保遂交船隻器械使餘衆上岸受撫

而自帥精銳起椗出洋羣謂張保以乏糧求撫且其解散者大都罷弱今以三千精銳配用船械又精善更得米三千石必為大患將不可制蜚語四起君笑曰是不必以口舌爭至期張保果誘烏石二至高州烏石二既至而頗中悔文敏乃急誅之三路悉平烏石二者麥有金與其兄有貴皆居烏石鄉故有此合號也既竣事君得拜花翎之賜並先後優敘軍功加四級十六年文敏內召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南河減壩決口復出為兩江總督文敏

陛辭以君為請

仁宗思君故官江南情形熟悉又隨同文敏辦事得力遂調

補江南鹽巡道使得就近差委君以十五年調署南韶遂奉差押要犯交刑部以十六年九月差旋至嶽州舟次命先是君以七月初至清江浦文敏抵任才數接調任之日以君係客官屬訪求南河真實情形文敏出都時于景州發手書延予至浦議河事予至浦而文敏方會河督陳鳳翔前往查看海口予因得遇君于旅館時李家樓始決水當由洪澤湖出太平河歸黃而太平河淤為平陸湖口之東清壩外即運河頭壩其金門深四丈餘比太平河佐且五丈而運河寬才二十丈并受黃淮勢必橫潰本管道廳議挑太平河使寬深以三十萬餉限一月竣事工員莫肯任清江士民惶不自保君

從容問策予曰於頭垻外接長蓋垻逼溜北行則太平之浮淤自去水來甚速斷不能有月餘暇隙俟挑河工竣且挑成亦不能掣溜入黄是弃三十萬帑金而從以清江淮安之百萬生命也接蓋垻費不過萬餘兩十日可成救急先務無以逾此又泛論南河興衰之故君頴悟絕人聞聲神解遂與予爲布衣交閱五日文敏回浦予工謁文敏謝病予辭君返揚州君諄勸緩行入謁文敏乃知文敏初至浦工員知延予主河事莫不恇懼徧求中外與文敏締密者蜚語阻止之以十數君曰包君文辯絕人精善河事且忠誠廉介義形於色

主上洞識工員之不可恃故委任恩門凡能與工員爲異同

者正恩門所當吐握旁求者也今于千里外予書招至而以
謎中沮恐天下有以窺淺深因以蓋垻事告文敏且曰此其
略非包君不能詳也文敏頷之又三日乃以分夜求予于旅
館中指畫機宜文敏以爲然越一日遂偕至河口相度乃決
接蓋垻八日而水至蓋垻將成太平河新淤倒如沃雪不數
日槽寬二百餘丈深三丈清江民乃安枕君見蓋垻有成效
乃買舟回粤行抵滁州奉調回棹受事以九月至浦督挑減
工中段引河未幾文敏札飭委員遵照新定章程圍估葦蕩
君復至浦聞浦上蜚語中予者益多而予又以面辭文敏保
薦之故忤用事人意內外掣肘君遂白文敏延予襄其事凡

予有條議君輙以公牘上之得施行者十之七八文敏復檄
君協理河庫勾稽錢粮暨籌葦蕩而
欽部事件及提審地方重案又輙委於君予檢例案核估銷
驗供詞比律意酌斟輕重批答申移常若手目不相及而君
出查工入讞獄猶以暇隙集賓僚飲酒較射度曲無匆遽之
色君之籌蕩也知右營樵兵向無額人開採時營員領帑下
蕩蕩內弁目臨時雇募夫刀樵畢即散弁目專其利而弁目
又為灘棍所持以致蕩料歸灘棍者什五六歸弁目者什二
三歸工者什一二營員朋分額餉而已前此雖經奏派道員
儘蕩搜採才得柴十數萬束而正額常虧至過半君乃請以

蕩內淤變不産柴之腴地每摊兵一名給地四十畝以為兵
基嚴驗年貌箕斗蕩始有兵又驗蕩內溝渠淤淺出筏難而
採不及遠請濬舊挑新直達蕩底特新築長堤水次隔在堤
外為請隔堤搬運經費又念每年搬運為費不貲而摊兵難
得地畝無棲止房屋籽種牛具給與定濟乃請棚廠牛具籽
種銀兩分給各兵以後搬運過堤即用官製牛具以垂久遠
又念葦蕩營守備千把本係搭營有兼管地方之責既無衙
署難資辦公是以常年住浦僅以開採停採之時兩度到蕩
即住弁目之家附蕩居民挾制欺凌情狀百變強取私偷不
能禁止請申明採防舊例于偷竊官料柴件聽其自理建衙

署設儀從而地方事件應粲處者仍歸廟灣營使得以專力理蕩蕩始有官文敏皆據稟咨行立案至今便之是年即採足正額二百四萬束又增採餘柴四百三十萬束查案分別遠近會同庫道詳明分派各廳以濟工用十七年四月採筏搬垛事畢營員出具收管陸續交船君回署飭廳員奉派蕩料例拉購價沾潤較少而灘棍夙昔以蕩料與廳員為市者彼此勾結船兵又於中途改捆交工時斤重或不敷於是八廳知照公稟院道欲翻蕩局文敏悉具奸謀會河督飭庫揚海三道查訊結稟君復自省至浦會同海道酌定採辦十七年新葉稚口為二尺八寸較舊增三寸估右營得柴八百

萬束以泰委署江寧布政使事禾及估左營先是三月初李
家樓將次合龍各工無料洪澤湖自仁埧擊塌減枯水勢出
禦埧甚弱君恐黃歸故道正值桃汛或致倒灌派委沿途催
提右營正料先交外南廳而船營把總錢永勝押搗料五十
萬束停泊李工私到禦黃埧與廠員議折交分數黃水驟至
冲塌禦黃埧至三十餘丈運河幾溢君飭錢永勝責令即日
提船拉埧自効乃得晝夜搶堵不至塌寬成事八月內切灘
溜擊馬起營工大埽三十餘段殆欲穿堤廳員急接過境湯
船得料二十萬束源源廂補幸免冲決而十月內故河督陳
公以文敏劾詞誣罔訢於都察揚事及君

欽使以十一月抵浦查訊爲工員奬說所悞遂有船營尾幇載料九百束無廳收受泛蕩河中三四月工員唆使泊於洪
福庄請
欽使查驗遂據以爲率凡自春徂秋取有工收報明廂做埽段之料三百餘萬束皆照此核算斤重君因文敏原恭陳河督之詞虛涉恐不能必全而獄無出路難爲結正願以身任不加深辨遂被虛糜錢糧苦累難兵之嚴劾遣戍伊犁君素不習河事才數月而能通徹全局深解機宜十六年冬南河總督黎襄勤公於海道任內辦減工下段引河於倪家灘迤下就河之土山堅築縷堤三千丈束水攻沙首尾緣以格

堤十七年三月李家樓合龍水至縷堤內不能容格堤沮遏
水頭上游漲而不流平大堤者數十里而衆勸先禀嚴守格
堤文敏據以入告奏失守格堤即行畢法之
嚴旨君飛禀改守大堤旋溜穿格堤而下旁洩始止未幾桃
汛至而減埧大工合龍特基有積沙溜勢急攻埧身辰側搶
護不能止君啓陳公於大埧迤上築挑水斜埧逼溜入泓不
數日埧根掛淤迄於穩固君以嘉慶十九年春抵戍所二十
五年冬
賜環城中無一椽之居都轉墓在西北郊外牛房塋旁有祖
遺旗租地數頃墳園三十餘間君稍加修葺徙家屯居晉子

姪讀書並課耕牧道光二年君猶子朱曾以知縣揀發貴州
君頗憶舊遊遂以四年春卒於朱曾綏陽縣署君自戍回旗
予適滞跡都下招携同寓僧廬者數月君有手冊紀自嘉峪
關外至伊犁程途附及風土形勝甚精密有條理凡自新疆
來者共以銅鉛廠聚衆為憂君則謂給役其中者每日可得
制錢二百餘彼處物力豐盈人日得四十文便衣食優裕人
各樂生無可慮者唯厄魯特種類日繁又不善為生而客民
以術萬并之終當為患時又議籌八旗生計君前查蕩時見
底堰外荒地腴美唯瀕海受潮土鹹不耐種植而粤東有鹹
水稻收成頗豐即欲遣人至粤東於秋成後收新種數石并

召粵東老農二三人來江南試種以盡地力未果而被議遂

遂以此說徧告本旗莫能舉惓惓之義不變窮通有如此者

配宗室氏鄭

親王之孫女長子朱奕勳官山東知縣被議罷職次子朱奕

亨候選通判女子子二長適戶部銀庫員外郎達林泰次適

鑾儀衛雲麾使祥泰俱宗室夫人出季子佛靈安側室劉氏

出公之不祿也歟以交代未結不能奔喪亨奔馳萬里以五

年六月扶櫬歸葬于都轉墓左予受知深而共事久得悉其

生平故紀述數大端以俟當世之有道德能文章者論定焉

道光六年四月八日舊部人包世臣謹狀

六筱閣雜鈔苐十六

正集十六

文十二

上海縣新建黃婆專祠碑文

書三案始末

嘉慶廿二年閏六月初五日江蘇銅山縣新集民段繼幹門首有男屍浮出池面初三日知縣楊秉臨詣驗屍身潰爛照例以無憑相驗殮埋立案新集距城六十里月之十九日昧爽縣差張原持硃籤率白役數名拘繼幹並其切鄰張起文誠始知十八日有原充本縣刑書之葉姓具呈云前月卅日遣子孝思往段繼幹家討帳至今未回聞繼幹門首池內有溺斃男屍是否即係孝思乞與繼幹到案臨立詰負欠殺人狀張起證以並未見有索欠人來段繼幹家遂用非刑熬審繼幹起兩晝夜不承乃遣張原至獄中諷繼幹輸白金弍千兩再加五百以

了衙門則事可已繼幹不允翌日又刑訊昏絶再四繼幹
長子桐徐州道嚴烺與訟冤發縣收管繼幹妻李
氏敏達公曾孫女也見夫因子押遂遣其母家姪訴
於都門反繼幹越同斃於獄吏臨恒懼其友張姓教以
前去車屏池水以驗形迹又月夜誑乃攜幼子入鄰捧
贓出首呈出賄和之據銀十定期票二千兩又田四百畝
文契奉旨交桂生復審案在樞部堂供認報縣原
呈乃縣署刑友張姓所做張原轉授投遞其襪內書信
則繼幹既死之後張原引至署內密室楊知縣手寫信
稿命其照謄桂生既受詞欲稍減自下而上添委素名廳
幹之關攸知縣周以勲隨同蘇州府知府訊詳桂生有中

車陣地形從險形逆越且東見池底得蕭傭禪僧白布
巢穫一叔葉想為孝恩物常一般其使汝等葉擊數呈
穫內示書一封係遞寄營寄驗本寫信函事非坐大字畫
西賊用兵多亂其中有見等云有賊已陸續屢欠從以不論多
來歌費無及界各等行問之巧數次承其事務助令
遣兄子送屆亦敢再程前快而已查做好守其寫幇
親兵附有依帶事務為重兩可穀兆奉旨江心辦理
胡達為奏
旨飭諭令六百里飛遞程上元已經中到的後成初任
辦子元兵押解其寄內行有大賊僅死有子總同戰四見
寧氣深吳西盡程六元大學程去有總匯半歲接穩客保

緣將戴大等十二名往捕時張五尾以總福遂夜伸易出署
理得見故趕與妻相有舊同窗而伸見狀因人某本李恩耗
着晚三十日晚到伊家伊拜殿於後街房前捉去其
報捉及李只伸拜喝令七子往捉將其毆傷又自取內門
逵將李恩往開窗牆奔出攔擋伸拜要子敢門
說時起我自誤鑿身伏兵刑應無庸議李氏痛夫情切
本情由論兩重罪分別原情並無在伊原擬枷杖李氏
亦系識字照慶衣服伴見及勤轉面但據報病故江
西布政使陳輝祖等并入部
上命核閱情由照議部分閱情由伊見又值此嚴著不暇
部訊錄詳奏後因事未依原生據已于本年內四貴府李氏知

表弟祝純嘏以從九品在蘇試用與有所干既得請而卒
為賄者所奪積怒稟揭桂生貪枉十二事桂生畏閻督先
發遂奏請查辦適閻督按蘇大閱以勳迎于許閱稟知
奉委審段氏案閻督問是否已得要領以勳對曰業經呈
復內原書並未拆封是其孝思尚未入繼幹之門閻督
曰此案吾例迴避人命至重茍能得情平反吾自當
奏請嚴議斷不可稍涉瞻徇謝罷之時寶山縣出
缺在蘇省為最優先以安徽布政使韓克均故呈
調其兄句容縣知縣韓慧均而原任徐州道單澐自
本籍迎閻督於鎮江遂改用其姪江蘇布政使理
問單鵬圖命澐具稿及聞以勳言乃於校閱蘇標摺內

附奏以周以熙補寶山搢回以勳欲辭奏趁新任而桂生所奏祝純瑕事已下閩督交寶紹成桂生知以勳工為上下手不聽其去以勳乃急諉此案授根剔骨使人諷粟臨稟訐以勳曲徇原告有意傾陷以勳乃執奏員被訐廻避之條得脫延至廿三年春閩督當純[illegible]瑕誣妄挾制發遣桂生遂以李氏始終固執依婦女叔嫂例覆奏道光紀年余自都偕江蘇按察使誠端之官取道銅山道路言毀李氏之冤甚悉抵署調卷共閱之乃得始末月餘江蘇巡撫魏愛軒佑居停曰今早接京信毀李氏文稿子行店呈控督府喊冤矣此案初起時吾陳臬浙江深

知其沉冤到時須手慈心為之平反居停若以近中聞人言
嘖七月前閱稿原卷信為誣謗誕及李氏逼到撫部言細
思段李之意在詐財居停笑曰段繼斡若非富孚則不
涉此禍今既人亡家破即詐財豈償本耶撫部亦然自
後遂不提段案七月二十六日撫部以監臨出省屬蘇州
府知府顧臚伊告居停催委員運訊逆案議結捐既回
轅便須覆奏予以聞撫部意移居停漸亦不能力爭遂
託故辭館臨別居停謂求贈言予曰但願閣下得調趙省
不結段李氏之案而已居停旋調陝西接任陳建桂如皆
撫指議結省復斡奏段李氏刁健不悛當以永遠監
禁而繼斡起解之日山東有修文誥之案

孫文誥者山東泰安縣西鄉富人也嘉慶廿一年閏六月三十日夜巨盜夜至文誥弟文顯侍母宿後樓聞盜聞各持火鎗下樓拔關看傍而出連放數十鎗及柵西門于鎗火光中見人躲避也盜已去呼衆炳燭驗死者則其家武士鞠永桂也當柵門內夾道處為文顯住房被刼去兩衣飾文誥以閏六月初一日入城報盜初三日知縣汪汝弼詣驗入柵門即馬騾廠屋五間繫騾九頭皆高健膘壯柵門着外有鎗砂子痕如黑子其盜之屋有隱蹊夾道破牖而不能進入門兩無劈撬形迹詰其單開截衣裙文誥無能言衣裳顏色者汝弼當聞導文誥曰家長殺賊殺雇工以罪止杖徒且汝有力納贖不必裝點盜情自取重譴

庚文誥驚懼即入城倩其故識泰安副將以白金三千兩
餽汛弁求免卸之殺收文誥文誥逃歸家距省百餘里初
二月應城捕役獲勝盜楊進忠鄭三標二名訊認隨王大
社王三杜等十人于前月三十夜行劫泰安孫文誥家銀
兩衣飾並鐐鏡其雇工柏永程起出哈喇衣花一件當
票二張係分受徐事王之贓歷城刑書飛信告文誥文
誥得信逃至省訟贓即抄供赴司控汝衡誣陷程國仁
為按察使與汝衡同鄉居館職又其子家稽之鄉會同
年也乃檄長清縣知縣戴兆帶把赴泰安會汝衡勘
詳進忠等指出大社甚晰汝衡怒拂衣回署既至而汝
衡已以四可疑單銜禀撫隨禀上省詔國仁白文誥孫

事主若無別情何肯以重賄行求國仁見汝弼業已是汝
弼及聞却賍事發遂計嚴勘文詰發濟南府審辨知府
胡祖福承指拷訊文詰及其僱工事發弟文現兩脛潰爛筋
骨皆見肌蛆出入如彈丸以進忠等文供移蓋章邱事主贓
顯真贓未獲不能竟縱於是上讞曰徐文詰依家長毆殺
僱工人律擬徒楊進忠等若歸文詰報劫案內議結殊多
牽礙歷請歸于章邱縣事主被竊贓頭案內僥獲
賍日從輕議結國仁據情詳咨奉刑部指駁格填柏承
柱胸膛火傷一片砂眼三十七處脊背火傷一片砂眼四十三處
一錯何能傷及兩面況火器傷人例擬故殺取冷覆審時
祖福已擢登萊青道接任則鐵後督同委員拷掠逼供

徐遂遺賊當交誼放殺論斬王諴日稍承桂阮倩兩面歷
請刑改一揚以將鄭寀國仁方楨轉以升廣西布政司去任交
題況家貫藩陽西璦大學士而況又以無辜擬斬遂捷貞赴想都
下奉欽依
嚴旨許汝礪款供誣陷而苦累事至縱盜殃民之罔官吏譴
懲更為可惡當正按即宜正法以快人心而飭官吏於自是
巡撫以下莫敢復言此案者故直隸繼督瑞承恩起用山
東按察使以東省盜風最熾新得東平州丁夏發在籍
之原署省廣平府知府王兆奎三世富而盜飭首縣戴此前
硃署捕撥留省審案之招遠縣知縣魏襄狀理歷城縣等
襄楨所薦有邢學孔刑志順者邢家宦戚人而交誼委內務

盜有邢進朝亦邢家窪人疑其同夥遂召學孔等究詢乞
許以重賞與五日限捕送邢進朝既到案則供認如進忠等並供
係同王盜之邢泰前曾借伊京錢五吊分贓後同行至章
邱界天尚未明當分道遂向索欠邢泰答以當贓還錢進
朝欲將其所分女綢襖充價與邢泰執稱價浮多不肯付給
進朝即拔順刀嚇戳適傷小肚倒地棄刀驚跑來衆即
赴同查案章邱界有是日驗報受傷無名男子詳文年
貌與邢泰同移提原衣服有女綢襖一件金耳挖一枚春
綢搭膊一條皆文誥失單內物温公始信此案甚確飭
提文誥又現之梁祖福彼恇懼在布疏言於境外以為各犯
到案皆不携而承頭係賄買又言柏永柱之妻姜艷文誥

國佑爲妻假盜謀殺有狀及提到柏承程妻則厥面懸擁
盜與人形相貌後語甚屬精覆三犯供亦如前而賄買之說
益是計此案正盜十一人立時戕殺一人病故一人逃逸犯止三人
而兇盜王大壯王三壯在其中溫公欲俟獲逃犯半先後到案
衆供確鑿歷例先決從罪逃犯和舜武既爲謹詠所識又
屢問官咎不可枉縱欲監候待質溫公乃募線人張鵬考
緝兩府杖斃取大壯妻孥書諭至吉林召大壯等先詳
大壯三壯故縱俳優大壯偕鵬逃尋三月乃得之同至吉林將
軍署呈請批入問擬無後溫公文牒將軍親鞫大壯等供
認不諱乃械繫護送歸案先由六百里飛報供證覆而和
舜郵病故國佑獲逃犯已視事溫公提訊大壯等供稱在應

賊鄉閙起意糾楊進彦等十一人同赴恭安刘徐文誥家
呰無路費先在彝卯〻之家家庄窩得衣飾十餘事並用
火鎗二桿藥葫蘆一具大壯喜曰文誥家有柏永程技勇
絕人流星無敵既得火鎗則無畏彼矣三十日二更至文誥門首
齊開柵門永程在門外主室聞閙奔入柵內喝稱我柏永程來也
大壯厲聲言來者即開火永程曰來者不怕怕者不來側身
使流星直上次壯三壯丙跳夾道牆根一齊向外開火各傷其一
面餘砂著柵門簌簌文誥聞大壯語詞始明永程鎗發之故蓋
以渠兄弟一路點放鎗火心甲頗疑誤撞永程故也三壯又供稱況
入柵門即欲取驢頭須知文頸妻裝盛最識往來道孟屋
邀直前推門甚堅以磚擊破斫數櫺闖屋內婦人言吾兒繞

殺乃莫驚嚇者有趕開門放汝等入搬箱籠故門不傷損匣
不可入而賊得入手大壯三拜禀持火鎗防永程表姪披賍不棄衣
程鎗斃又開屋後鎗聲亂發倉皇奔散不及拿刑頸仁
文諾因與陳大賍皆弟婦嫁賍故屠宰不能託顏色表程
然後汝輛所稟之四疑盡鄙獻工國仁面語大壯等曰事隔
四年尚能記憶如此清楚爭大壯曰自己做事如何不能記
憶國仁泪且仔細思想但一一直供即鄉趕市會矣大壯等曰
諱同做強盜搬箱又鎗斃事主僱工人反累事主受四年牢
獄且聞其有萬家貲十之七八已耗入官吏橐橐我輩做該
殺久矣有何冤哉屈者冀其再容思想國仁哩然然猶控大壯
語稱弟兄二人放鎗皆係向天空嚇放且並未裝砂子敢回護

署溫公[illegible]國仁意欲柔其出省月餘之際遂請結案乃引
勘撫係布政專責不肯行而究所遣董槐擢江西按察使
兩家齊同年生也國仁乃槐審謀所以循溫公者而以槐為
代時布政使岳濬安歎厚持正雖不顯抗國仁然檢案由藩常
不能怯國仁之意將稿為議使槐回東後并擊岳公而薦槐二
出年國仁於奏報三次究破摺內夾出密奏恩旨以曾任總
[有作用以[illegible]槐即以恩赴任者]
督不甘受人節制為乞病避賢可衷情狀而槐即以通摺 月
陛見[illegible]於熱河
上趣疏承東職而代以槐國仁即奏請迴避徑又請案交槐勘奏
溫公臨行別岳公於藩署握手曰徑又請案苟以能得情平反者
陵縣知縣趙錦駒之[illegible]戕害被人[illegible]餘情形錦駒錦駒有毋

年逾七十漸不可使作萬里行以廣吾子吾公曰公去我即其續也
假得留此敢不拼命遇公遂行國仁先出城至候館居民萬數殉々
詢言之主不可道國仁遂有抱愛跟蹤追送者不及送溫公視抵任八
日即動身前邁在其任一年審結二千七百餘案採輿論積卷宗有四
案委不公允壽
旨發問新疆國仁見溫公已外遷無能助之語者乃決意翻異
調溫公接任之武定府知府王果覆讞之果仍照原詳擬改登州
府知府楊世昌世昌亦溫公所可者詳以濟南到省一郡即列
府月餘國仁不謂已石槐共密謀之署濟南府知府戴其穀
讞之宗穀先收張鵬當以教供誣良一日文誥候訊坐階下有
溫公所補之犯梁照犯銀錫過文誥前問曰若非徐文誥乎文誥

白諸逆犯與岸錯錄尊文語頭流血四面曰我若敗壞吾山東教士
等未有之好接察高並還敢醜然見人耶家毀望見之慚沮
勉之文雖旋出避國仁意其必入都命戴毗追之不及國仁接郎
抄見文學等興踴帶同徐文語赴東之
皆憂退無錯措規雖力持翻案然以吹毒再三閱兩月未得
一接本案犯詳國仁急就讞以原辭畧加刪潤匿節奉
嚴旨發他省承審議問官以規名具相稿而稿長四五千餘言措
寫兩晝夜乃脫稿規至其署拜叩泣相出二三日而畢使抵鞫
提犯覆勘爲大臣等釋文語歸案加議以衡論遣甚餘
閱官迄避規處所識重者褫職輕者鐫級而替諸河南馬牌
堪塔三合龍之異工程協辦大學士吳璥正錢候補觀察合龍功

後租稱遂逆得復列官職矣
嘉慶七年放江西糧道阿林保于浙江布政使任內面奏浙
收漕
恩命回任具摺浙省官民歡傳以為面奉
俞允矣官吏歡躍謂既准外加二五則一切無藝之誅求皆有
出路而得收勸折可以無所顧忌及摺到
上念農民終歲勤動衣食尚苦不給所賴封圻屏翰勤
求廉吏以拊循並息之豈宜別設科條為貪官巧留地步
况奉准額外浮收即同加賦耶
家法也遂明發
諭旨駁斥之是年冬歸安縣知縣徐起渭被控違新定八

折

諭旨張示職御其友醴湖州多鄉宦邸抄無不見者不便

不顧祇以硃批寫奏

旨一折叔譜六字排列倉門既可哄嚇鄉愚又時難易防不至

他邑十六區民陸名揚完糧至倉見硃批糾鄉人揭批去其

時上海風氣尚不能明目張膽趙雖諍叔趙誚恇懼急以白金一

千兩講和名揚謂十六區尚有未完下忙條銀七千餘兩盡截串給花

戶並豈以開倉第四日申收十六區額漕萬五千餘石每石解一石作漕

九斗五升總捏積飛例諸弊乃可還批趙謂不得已而豈收斷

十六區民德名揚甚遂會其公廳一切錢糧有所皆獻名揚平曲直

名揚剛析平允鄉人悅服稱曰名阿爹阿爹者老人尊稱也

附近隣鄉縣慕其行祖往質成者無不厭其意十八遊至嵩匪自七年至廿五年其御遊與俗入公門倚衙門為活計漕尤切焉江浙雖連界漕甲天下而浙省浮收至重不過加四五江甲江省大為平減唯挺猪飛解則同鄉人見賴皆以一廠袋幾米一斛漕書於斛過數袋後取一袋倒撒中不可過斛名曰挺猪甚過斛而隊混不下斛等則名飛解挺猪明而飛解暗浙屬大約十斛挺一猪江屬大約五斛挺一猪飛解則聚利使無定數計前後十八年之中十八區完糧漕唯程三立任歸安三年名楊者鄉人曰程父其堂為官請正當與其戴一月以資辦公戴明者浙解尖過五石可去飢米五升經程君去任劍椒江府縣根名楊甚而無可如何每於工海游兩浙莫界輒相

名揚湖州府署有戲友王五者與臨安徐年內申楷模其賢
數十萬而結連省幕莫能去常持請紅庚大暾洸士人匯
之論以此因上下之歡二十五年夏上游以傳補知州王壽榕署
歸安縣事[illegible]蘇躑委官廳內坐州縣七八人而趙頊適在
各舉手為壽榕賀趙頊曰吾兄此去如何為治壽榕曰首辦陸
名揚耳趙頊笑曰吾兄材力如何能舉此事莫出大言免貽後
悔壽榕曰徐兄以巨虎人故輕量天下士老王豈肯為戲言者
趙謂向壽榕（書手激）以機諷乃曰小弟本懦弱無用但趙自命許
矯才到臨時反懦弱無用之不若老王果了此事情歷請諸兄
當面看小弟做烏龜爬出蘇門以供一笑不能者如何壽榕起
誓曰我徐本是烏龜諸兄[illegible]果日著眼看爬出未幾竟內傳壽榕

壽椿即力陳非辦諸裡陸名揚不可時巡撫爲陳若霖壯其言壽椿遂往消募孝勇素著者數人同之官厚結王五等根書役皆以武尋爲進退內外賢所有積賊梟徒悉釋而豢之至八月集衆且六百人戰航百數更餘裝粧歸安鄉可支漫衆請所之壽椿指水道不告所事至夜分距名揚於一里有櫓港壽椿命入港口衆曰進此港即名阿爹家宜欲擊名阿爹乎壽椿曰然衆譁曰名阿爹亡真好人各散粧裝去壽椿即丐丁從五六人棹舟返天尚未明王五目府署遣人至縣撫謂名已首擒矣知府方召强坐王五書房中爾言稱之相與笑樂見壽椿衆出竟遣矣而樁請令跟隨亦至與冠帶髮辮異幟深可追寸步遲逼鄰安退還境其後則從請壽椿餘約

德清令斷其後路德清令率快壯百餘人夜行十八過界去
名揚家所居十里即縱擒居民驚起捕盜德清令陞賞
民告中餘衆尚竄德清令督兵追出窖手足相助穿稻畦
里許至河邊得舟即轉船赴府哭訴壽稱日兄為我受累不能
不會衙道稟王五自此時距被捕尚三四月難以措詞現當天下燔
素可控為陸名揚據藏集鄉衆頓納抗繳如此則本縣下鄉縣
皆例得彈壓禁止而名揚竟敢糾衆抗拒毆辱官吏則事
近大逆不僅工諒不嚴辦再改名揚為丽楊以彌縫
聖仁則事遂寢矣迨經等請以為善士五遂具稟聯安德清會印
通稟而府加轉若麻以招徠府知府張青選曾署湖州歙士逛劉
熊飛調同往查辦青選挾差擒吏役二百餘人坐船迳發湖過稿

入港尚未逕至中人邏界徑後見岸上有居民者縱火焚燒搶掠居
民各持械桶施拒後奔小船四竄逃避職士詮座船深雖重不可轉
逆役第上士詮船士詮船沉溺殲斃府役死者二人青選以無馬
獲免其地距名楊家且二十里逕初德請之役居民以為證既去無
所損失未報業及士詮舟沉名楊方知為捕已故自念年逾六十二
子媳兩離僅存人度無可伸訴者乃籌其子徵友家自剃髮入
湖至江蘇無錫縣顯迹僧寺西青選士詮形名禀明楊承教
拒捕殺府役稱湖知府請大兵若縣檄案業證之不碍行乃行布
政伊免不索布政領囑兵四百名行抵湖州時湖州協鎮者前後
情賞乃不聞兵青選士詮不得請乃請懸賞購捕布政曰我
未攜幕友來可代擬稿清選具稿日獲所楊者賞銀一

萬兩報信畢之布政以稿示隨員候補知瑞麟阿督部之李子
也對曰何不查劉英五來毛李賞給銀數布政乃怒裂其稿
即日回任而若縣于布政帶去出省時已詳府縣稟大吏開布
布政不主用兵因日日差弁候閘再於彼閘布政回署門丁迎於五
千里外布政見之詢曰不意大人老成練達乃為會匪所兒女愚弄
至此我若稍狙縱助桀為虐矣門丁馳白若縣惶懼失措
自迎於城外候館故事兩司出省差旗先至院乃回署迎接於次
日看拜布政聞若縣往迎乃改由他城門入已署若縣隨至
布政署拜謁布政以病固辭急召幕友商具摺參奏為
言始末情甚憤血盈盈稿成不能看著幕友誦之布政切齒
狂呼痛哭畢並遂而辭遂而若縣擢兩湖總督代者為刑部尚

侍郎郎承瀛批任急捕明揚不可得仁和錢塘兩首縣徼策
遣兵七百名往蹤明揚祖墳承瀛許之以候補通判吳咺
領其事明揚本吳氏子後於陸陸吳兩姓墳無主名者被
發數百千塚二六歷男丁搭寮藏匿婦女守門戶者被弁兵
淫掠至有以避暑搶船而屍徃來屬不收斂者明揚聞
鄉人被難略如前明僖賊時乃於道光紀年四月自投於白
把總咺閲信飛稟曰卑職訪實該逆所在身先士卒拉
往髮辮自把總續把其隱遁得就擒承瀛詳咺稟乃撤
兵去有多疲瘠扶杖而後能行者按察鞫明揚何以無髮
明揚供去年九月內剃髮為僧以圖逃匿按察笑曰汝髮被吳通
判扭脫乃詭云為僧欲設其頭功耶讞上承瀛親訊明揚到

撫部堂時風日尚晴麗及反摄甫出署天忽沉霾對面不見

人竟日不解而歸安烏程德清三縣居民醵金為都土地廟

以祀名揚以正誼信至日開光買香楮祭奠者為之空市無兩

江蘇閩督又於二十五年冬杪以八折收漕案入告

軍機處秘其事部下無得見片紙隻字者後年江省州

縣揭奉閩督行知給事中王家相盧得其稿乃具本不

可相指駁戶部侍郎江蘇學政姚文田續奏尤懇切而侍

讀學士秦承業以舊學且從容勸

奉上諭

祖宗成憲乃奉

通諭江甚事江省吏不勝貴是年江都縣知縣陳文述收

吾輩萬事亦得其當為
倉禱宦改

讀時竟以奉
首一折撰示張斯魁氏真敢誰何而歸安今欲棄殺陸明揚
之啟得於十八區捉豬豚解如他鄉十八區氏噪今捕得四人鎖
押入署拷大韓曰四人必死矣吾輩萬事亦得其當入倉禱宦
親假辟讀書得一人以歸令急白王臻王臻曰今年能如去年
再辨大案耶若能了者了之不能吾唯有實揭譯改不能
以彌命為徇否乃遣一人至十八區詳詢以第四日尋改十八區來
九五折如前遂四人還以易一人初四人就捕目牙不測而今如知
府教急歸來睱受四人詞及一人回署則宿負無冤庸矣承
瀛漸處其敵悔恨飲泣以至失明
黯日逝世之前完獄者雖紫大祀楊大相大都謂大杞之禍

起於福文襄拉手天相之禍起於提督陳大用濫擅功單奏
不曾提督蘇凌阿衛子友實以張孟如玫與大用天相相識
爲予言蘇督郭斯繼殺之洋盜八人蔡牽實在其中非僅
後有二人在山東破案已也然實係于提周非能所獲天相爲
其嘗以王倩勢以白金三千奪之是則行賄冒功天相故非無
罪者也嗣石果勇侯楊宮保共事馬蘭述及文襄之案宮
傳言聞之時齋宮保其時宮保以武舉從文襄渡臺
案伯被金紅兩稜坐城外道傍旁侍者三四十人皆步健衣服
鮮麗馬膘壯數樂聲聚然過
欽差十數柴伯皆不起文襄至乃執敵禮文襄故不欲入
城見士民乘城者皆觸地閉目以手拉草根秈土納口中無

生人色變衰言饑甚者追撫飯粥救死命先以糖漿救護之兩
日乃可薄粥得活者數萬人又入鎮署又見鋪墊華腴查存
倉尚有米二萬餘石乃爲經欲據實參劾閣督李侍堯
力請始得以他事論死予前聞在臺當尋隨之閩姓言其
目擊事可合傳說畧同當其驟遇風之時而不惜士卒自
縱至此其不至他變者
列聖深仁厚澤有以作立信之民激發其忠義自捍疆
場大能稍藉以倖邀異數雖殊死鬪當其延若矣吳某段氏有
財而不知自衛幾無完卵想到妻妾義莫敢肯藏斯所謂殆
有前緣耶徐令因工行私獨者楊出乃爲難羅財不入已
國非保全之道矣而鄉里敬信至不煩官府者二十餘家

虛無所增入曲者不以為然其廉謙有足多者盛言排激
竟報風俗所關歷不虛亂者也人怕出名豬怕壯諺言真不信
矣乎文龍之竟不死奇也溫公初任直隸頗不能孚群望
職後起而東省吏治為之丕變擊貪酷極困挺懈不可更僕
數皆手寫岳公署所親見豈非君子之善閑悔哉猗才未久陟
界大藩謊口頭足幸以不聞近溫公自曹郡起道府陟封圻
番蔚不可遏是安有推挽之者矣惜然既蓋遂嬰衆怒伊
公綏仁無術稍因至戚生得毋將有所厚而甚疾耶師公樞
浙六年政聲為封圻最偶矣辭慎遂貽重悔然草菅民
命以為得計而終身安富康祿者比比也師公獨知所悔遜
以韜而黜矣悲夫

譴曰君松庭承宣山東識述臺提刑江蘇皆延予為攝理初予
皆巧辭曰賤子才力但能辦七分不公道事過此不敢聞命然在
松庭臣蹤賤言佐述臺未免有闕失者矣吳棣華提刑
聞而怪之問曰人言吾子辦事必以七分不公道有諸予曰
畫地自守鄙志也然常愧能無踰閑棣華曰不公道至三
分甚矣君子得毋憤激而發此談論乎余曰豈敢君子無
易由言何閣下之言之易耶衡時度勢非至七分不公道必
不能行不公道僅至七分則吾心差可自安而訟者一勝一負
兩皆得以自恒賤子諷私而為此期望不可必之談何閣下反
疑為憤激耶棣華曰願終其說予曰蓋去兩造則承審
官已為敝法故本案之曲直與有司之平枉以十分為率官

民各居其半其在官之五分難以言公道矣民与民爭
曲直而成案有司枉之然後纔与官爭甚至於本案之曲直
而專与官爭本枉則上游之有意毆之也故善者惟於本案
曲直攢爭多寡之數曲直在案者果五而得三是謂所謂大題
已而下也讞訟至于提省審辦兩造之力皆已疲憊甚有求
已而不得者矣公道至五分之三直者之氣必平曲者之健也
常恃官吏見公道照上游則已失其所恃而又不為已甚留不
公道之三分使得藉以自飾豈有不可已之事乎本案之曲
直明官吏之平枉亦見而直者之氣平則其与官爭也不力
而枉在官者上游可以意消納而不至翻異故予嘗謂保
全官吏在舒民氣而不使之積者良以此也今在省者讞

獄辯案者不然人𡚁至有其曲直未嘗不了然於心目也以為順

其曲直則官吏之獲咎至重必顛倒是白勢禁而強持之益

深使之俯首必顧蓋執從之喻火烈之焚以甘心就枉而不悔

慨也夫直者以不甘受民之枉而訴於有司有司既從而曲之

激為工控而枉更甚其果能甘乎且工控曾亦何利於其間

哉然而舍此無以為事因全信不可長訐工之風釀禍造劫

端有不能遂料者此賊子所為必以七分不公道為約而自

附平生所徑循內媿也穉華曰吾子之言痛切矣世間竟

無不公道在七分以內之事乎余曰州縣受理稍持公道雖

使至八九分可也至兩同則榜多矣然不得三分公道而曰

七分不公道者為不公道之所數已甚不敢更以公道自

居敵要其詞使居上游者知所儆懼也職于所經民与官訟之案數十百起誣枉在民者不過三五事耳受理之初辦結稍根務求得實官吏悍悍臨程問官亦爲之咋舌相結肆謗讟然其罪也未嘗辦一系案而絕無釀成巨獄者以不欲積民敵也近世以積民而成巨獄者如安徽之壽州案江蘇之金山案浙江之德清案皆仰煩

聖慮星使交馳問官府道以下貶秩赴戍而剖別本案曲直誠未能得十分之三閣下所慮也有一案參一官罰一省之可居官者或寡矣結正其本案而通融其因緣牽掣者尤分不公道不亦可乎棣華稱善久之然而是說也祇可用之於控訐之案至官吏自爲亂法復何顧忌之有雖然不可以不務

昭其信也歟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何
孫炳華公為八折收漕之奏其用心固未必專為屬吏開方
便也惟素行不足取信於民而屬吏之信之甚摯撫
旨詭遇為
國歛怨焉安歸安能有孫江都能有陳武綱以詣縣越例
辦理救心固無他也吏誘於外友譁於中凡此皆有司自為亂
法不開誠而上游不與舉其職動則挾亂忌罪以為說那坐
將細推君君者未必同此夢夢也乃安勘而遲遲而導以出路
未為大失也事雖明白乃任性負氣倚上游以與民爭議以
昔惡不承宜乎乎留別大明湖詩云無非同有非無罪同
有罪齊濟自古然於今竟莫改豈惟齊而已哉

吴諧

戊子歲杪候友生於鈔關逆旅案上綏寇紀畧同舍繙閱至虞淵沈服妖類載京師婦女宴會出遊好嬌服乘車不避呵殿視其衣交龍燦然亂上下之序臺諫屢以為言禁不可止喟然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世豈有嬌服宴遊者乎是必失實其别客吳人也笑曰君不信耶今其習染於吾吳請得以目治者為證特前朝尚有能言禁止者耳夫榮華光耀則百惡除滅蓋自古嘆之矧在婦女茶切氏者本實產或獻之巨室列於北屋末幸也其主人庄佃偏南北患諸僕出司庄佃鄉侵租入故常遣愛姬督其成優其

名曰別宅荼忉氏聚閒言別宅去主人遠常私司庄僕役
小隸爲鷹犬學餽遺主人左右交構蔽主人苦累佃客將
使主人庄荒減歲入終必爲家計憂主人深念荼忉氏内
不比諸姬外不比諸僕貞而察又所言得裕家之本而庄
佃以在吳爲最大遂使居吳以務蒐佃力荼忉氏至則服
鳳蟒御隸與歷阡陌諭佃客以主人意佃客感泣叩頭頌
夫人賢明慈惠洞小人疾苦諸僕慄慄請條教已而有小
隸之謹若過佃覓荼忉氏怒曰如是則入數較少若何以
自給且抑正租漸不可長又有侵租自肥若積數鉅至不
可掩覆惶遽無所措而荼忉氏語管家曰吾嘗過彼管彼伺

歷甚具設是宜多費若其集諸小隸酌盈劑虛醵舉之册
須主人聽於是諸僕覺縱小隸剋佃客而裹租簿所收
存者然心懼荼切氏或一　旦寵替事軏敗相率賄姬侍常
幸者浸潤稱譽之及佃客不勝朘削環訴主人荼切氏乃
曰諸僕皆主人所遣職在管庄佃非率小隸嚴督佃客額
租且不辦彼佃客何厭之有若以佃客言責諸小隸是諸
僕亦有咎即更他僕益不能約束佃客佃客耳益驕雖妄
且無權又損主人威況諸僕隸力辦庄佃事多有不能銷
算經費者又各有妻妾子女仰贍給佃客自願於租額外
別輸小租為酬報事非始今日今乃受不快諸小隸若愚

弄耳賞不出佃客意主人慾其説嚴斥訴者佃客多毀家
漸至興力奠献飲庄日燕織大小相敵不減前然猶簿大
都子虛矣監奴備知之以茶仞氏故不敢詰茶仞氏又時
時以諸小隸廉幹白主人得進麋饜者過半主人謂茶仞
氏督庄佃有成效既佃客與小隸相安益治因致豐裕藏
主人思德乃大寵幸八月茶仞氏為秦淮賞月之遊以其
古金粉地也艷飾加盛以稱之秦淮凋敝久閒見樸儉觀
者為市之傾市過於吳時雲間並海處有異禽質鷹也頭
畧如虎自秋澗來於潮誕日集城中作人言曰鼓牢牛其
殊不避人茶仞氏聞之命管家致之吳以待返柙嫗婢風

親串者皆識之曰鵂鶹也當爲室家不祥最後有老婢羊朱氏自詡知書獨曰非鵂鶹乃鳴鵶肖紫陽訓鳴鵶爲鵂鶹惡鳥致諸姑姊沿淇誤其實鳴鵶名巧婦又名女匠工爲巢以所繫卑弱故常爲人毀侮見詩疏及孫卿子若夫人畜而豢之齒於鷄練則莫不佩服夫人博物淹通不惑俗論矣茶切氏大悅悉以別宅事柄授羊朱氏諸小隸奔走承羊朱氏意指無不至羊朱氏珠翠粧靡騎從遊街巷炫燿煊赫略等茶切氏茶切氏居人爭側肩引領望頳色嘆羨不絕口斯非所謂蛇化爲龍不變其文者耶誰復賦不稱其服哉同舍與聞者或詢其住址閥閱客大笑曰是

諧也吳人故善諧因筆而題之曰吳諧